

ē páng
阿房宫赋

杜牧

六王^{wù}毕，四海^一，蜀山^{wù}兀，阿房出。覆压三百余里，隔离天日。骊山^{lí}北构而西折，直走^走咸阳。二川^{溶溶}，流入宫墙。五步一楼，十步一阁；廊腰^{màn}缦回，檐牙高啄；各抱地势，钩心斗角。盘盘焉，^{qūn}囿^焉，蜂房^{wō}水^{chù}涡，^矗不知其几千万落。长桥卧波，未云何^龙？复道行空，不^霁何^虹？高低^{冥迷}，不知西东。歌台暖响，春光融融；舞殿冷袖，风雨凄凄。一日之内，一宫之间，而^{气候}不齐。

^{pínyìngqiáng}妃嫔^媵嫗，王子皇孙，辞楼下殿，^{niǎn}辇^来于秦。^{zhāo}朝^{xián}歌^{wéi}夜^弦，为秦宫人。明星^{荧荧}，开妆镜也；^{huán}绿^云扰^扰，梳晓^鬟也；^{zhuāng}渭^流涨^腻，弃脂水也；^{yān}烟^斜雾^横，焚椒兰也。^{lù}雷霆^乍惊，宫车^过也；^{yǎo}辘^辘远听，^杳不知其所之也。一肌一容，尽态极^{yán}妍，^蔓立^远视，而望^幸焉。有不见者，三十六年。^{yān}燕^赵之^收藏，韩魏之^经营，齐楚之^精英，几世几年，^{piāo}剽^掠其人，倚叠如山。一旦不能有，输来其间。^{chēng}鼎^铛玉石，金块珠砾，弃掷^{li}邈^迤，秦人视之，亦不甚惜。

嗟乎！一人之心，千万人之心也。秦爱纷奢，人亦念其家。奈何取之^{zī zhū}尽^锱铢，用之如泥沙？使负^栋之柱，多于南亩之农夫；架梁之^{chuán}椽，多于机上之工女；钉头^{磷磷}，多于在^{yǔ}庾^{sù}之粟粒；瓦缝参差，多于周身之帛缕；直栏横^{jiàn}槛，多于九土之城郭；管弦呕哑，多于市人之言语。使天下之人，不敢言而敢怒。独夫之心，日益骄固。戍卒叫，函谷^{shù}举，楚人一炬，可怜焦土！

呜呼！灭六国者六国也，非秦也；族秦者秦也，非天下也。嗟乎！使六国各爱其人，则足以^拒秦；使秦复爱六国之人，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^{wéi}为君，谁^得而族灭也？秦人^不暇^自哀，而后人^哀之；后人^哀之而不^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^哀后人也。

【参考译文】

关于阿房宫的赋

六国^{灭亡}了，天下^{统一}了，蜀地的山^秃了，阿房宫建成了。（宫殿楼阁接连不断，占地极广，）覆盖三百多里地，（宫殿楼阁高大，）遮蔽了太阳。（阿房宫）从骊山^{北边}建起，折而^{向西}，一直^通到咸阳。渭水和樊川^{浩浩荡荡}，流入宫墙。五步一座高楼，十步一座亭阁；走廊^{萦绕}曲折，檐牙高耸，如鸟仰首啄物；（楼阁）各随地势（的高下走向而建），（宫室结构参差错落，精致工巧，）各种建筑物都与中心区相连，屋角相对，好像兵戈相斗。（宫室）回环^{曲折}，像蜂房，像

水涡（一样稠密层叠），高高耸立着，不知它们有几千万座。长桥卧在水上，没有云怎么出现了龙？楼阁之间的双层通道架在半空，并非雨过天晴，怎么出现了彩虹？（楼阁）高高低低，（使人）分辨不清方向。人们在台上唱歌，歌声响起，好像充满着暖意，如同春光那样和暖；人们在殿中舞蹈，舞袖飘拂，好像带来寒气，如同风雨交加那样凄冷。同一天之内，同一座宫里，天气却（冷暖）不同。

六国王侯的宫妃、女儿、孙女，辞别（六国的）楼阁宫殿，乘辇车来到秦国。（她们）从早到晚歌唱弹琴，成为秦始皇的宫人。（光如）明星闪亮，是（宫人）打开梳妆的镜子；浓密乌黑的头发如乌云纷乱，是（宫人）清晨在梳理环形发髻；渭水涨起了一层脂膏，是（宫人）泼掉的含有脂粉的洗脸水；轻烟缭绕，香雾弥漫，是（她们）在焚烧椒兰等香料。雷霆般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是宫车经过；车声越听越远，远得不知道它驶向哪里。（宫人的）肌肤、姿容都娇媚极了，（她们）久久地站着，远远地凝望，希望皇帝能宠幸光临。（甚至）有人三十六年都没有见到皇帝。燕赵收藏的奇珍，韩魏聚敛的金玉，齐楚保存的瑰宝，都是多少代多少年，（从）百姓那里抢来，堆叠得像山（一样高）。一朝不能保有，都运送到这里。（秦始皇）把宝鼎看作铁锅，把美玉看作石头，把黄金看作土块，把珍珠看作石子，扔得到处都是，秦人看着，也不觉得太可惜。

唉！一个人的心思，就是千万人的心思。秦始皇喜欢繁华奢侈，百姓也顾念自己的家。为什么搜刮钱财的时候一分一厘也不放过，挥霍起来却像泥沙一样呢？（秦始皇）使（阿房宫里）支撑房屋大梁的柱子，比在田里（耕种）的农民还要多；架在梁上的椽子，比织机旁（做工）的女子还要多；突出的钉头，比谷仓里的谷粒还要多；参差的瓦缝，比（人）全身（衣服）的丝线还要多；纵横连接的栏杆，比九州的城市还要多；管弦声嘈杂，比闹市里人们的言语还要多。（这）使天下人，口上不敢说，可心里充满了愤怒。（残暴无道、失去人心的）秦始皇一天比一天骄横顽固。戍守边关的陈涉、吴广起义，函谷关就被（刘邦）攻占了，项羽纵火焚烧，可惜（豪华的阿房宫）变成了一片焦土！

唉！灭掉六国的是六国自己，不是秦国；灭掉秦国的是秦国自己，不是天下人。唉！六国如果能够各自爱惜他们的百姓，就足以抵抗秦国；秦国如果能够爱惜六国的百姓，就可以依次传递三代乃至万代做国君，谁能够灭了它呢？秦人来不及为自己悲哀，而后人为他们悲哀；（如果）后人为他们悲哀而不以他们为鉴，也会使更后来的人再为后人悲哀。